

巷 战 之 夜

序	1
一 周年纪念	1
二 车站上的人潮	9
三 散后之家	13
四 事变之前夜	17
五 动摇者之窘相	23
六 暴风雨将来时	28
七 流弹横飞下	33
八 炸起了中国男儿的怒火	39
九 天津在被屠杀中	48
十 月下劳军	55
十一 肉搏，四比七十九	63
十二 动摇者醒了	70
十三 渡河。天津，再会了	77
十四 二周年纪念	85

一 周年紀念

太阳沉没下去了，西边天脚，还有些红晕。蓝色的上空，陆续地露出了星点，这正如日间休息着的游击健儿，开始活动起来了。大别山脚下的小平原上，大树围绕着一所庄屋。游击健儿，穿过了四周的树林，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。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，只是稻场外的水塘，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，来了个千头大合唱。它们不知道有战争，照常的唱着它大自然之曲。不完全的月亮，钻出了云片，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，偷窥着水塘与庄屋，在她偷窥之下，不怎明亮的月光，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，成排坐在地面休息。除了蛙曲，依然没有其它的声音，可想到这些人的沉默。水塘里的白荷花，被露水润湿了，正散布着清香。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。

月色混茫中，有人发言了：“各位同志。在去年今夜以前，我还是个教书先生，不解得打架，更不解得杀人。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上巷战之后，我换了一个人，锻炼出了我全身的气力，也锻炼出了我全副的胆量。这个故事，我已经给各位说过好几次了，无须我再说。但今天晚上，值得再提一声的，便是今夜是个周年纪念。今夜是我荣誉之夜。”说到这里，接着有一阵掌声。那人接着道：“荣誉之夜，是人自己造出来的，并不是天生的。人人得着机会，人人都可以去造个荣誉之夜。因此，今夜我想举行个纪念，也就是给各位

同志一个造荣誉之夜的机会。为了去年今夜，我作了本县游击支队长，为了今年今夜，到了明年今夜，也许各位的成绩，比我强得多呢。”又是一阵鼓掌。

这位游击支队长的演说完了，过了休息的时间，他轻轻地喝喊了一声站队，让稻场上坐着休息的游击队员都站了起来。星月的光辉下，看见他们双行站着一排。在他们队伍面前，相对地站立了一个人，便是刚才讲话的游击支队长。他看了一眼众人便道：“现在准备出发！自天色晴朗以来，我们有一个星期，没有什么战斗。敌人必以为我们在月光之下，必不敢去袭击他的队本部。今晚上我们分作两队进攻。王分队长，带第二分队，进攻源潭铺寨子的正门。不必冲开他的铁丝网，只是隔着那条河沟，你们在水田里牵制了他。我们由里面冲出寨门来的时候，夺了他们那挺机关枪，你们就接应上去。我的任务，也告诉你们。寨子后身河沟里，有一个阴沟涵洞，直通到街上王恒升杂货店菜园里水池子里。这是我们去年作下的暗路，敌人大概还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个伏笔，就预备着巷战时候的一条退路。现在不然，要算着一条进路。今天晚上，我带第一分队十八个人，由那涵洞里去巷战。冲进去是不成问题的，至于是不是能冲得出来，就全靠你们在正面佯攻的人，引开他们对寨子里的注意力。但是，我相信我们冲进寨子去的，一定是冲得出来的。他们藏在源潭铺寨子里，也不过百十个人。去年今夜，我拿锄头也歼灭过整队的敌人。今年今夜，各人有枪，有手榴弹，又是乘他冷不防，为什么不能打胜仗？同志们，大家努力。”这一番言语，用不大高的声调，在星月光下发出。大家虽是静悄悄地听着，但各人的心里，却是像开水那样沸腾。在十分钟之内，大家准备

妥当，各人肩上抗着枪，胸前挂着手榴弹，人成了单行，在小山岗子上的小路上走。月亮斜照了人的影子，一串地斜倒在地面上移动，水湿了的草鞋走着夜路，没有一些声音，但在每个人肩上的枪文，钢铁的光亮与天上的月亮映着光辉，透着有点杀气。八十分钟的行走，发现稻田的平原上，簇涌着树木房屋，一丛黑巍巍的影子，那正是源潭铺的寨子了。于是这位支队长在月光下站到路旁作了一个手势，通知了在后引队的王分队全队同志，立刻分作两股。支队长所引的十八个人，舍开了人行路，将身子俯伏在两尺高的稻田里，顺了田埂，走向寨子后的河沟里去。这河沟约莫五六尺宽，两面河堤高高耸起，河床陷下去丈来深。浅浅的水，在平沙上流着，不过几寸的深度。水在沙面，潺潺有声，人由岸上，悄悄地溜到河里，流水触着脚面，虽是有些冷冷的响声，然而四处稻田里的青蛙，正涌潮一般叫着，比这响声大多了。这支队长第一个溜进河沟里，当他看到水里月亮影子时，抬头看看天上月亮，那月亮在河堤两棵高大的柳树梢上，露出了半边银脸好像笑着对人说，放心去吧。再看看这四野的稻田，在四周的小山岗中间，摇动着一层层青浪，发出沙沙之声。日本鬼子在这里驻守过，没有了农民，没有了鸡犬，因之没有了村庄，只是敌人未来以前，乡农种的稻禾，却自然地生长着。在大地如死的情境中，十九人个站在河沟里，大家顺着河床走，来到一所干闸口下，两岸簇涌了两堆芦苇。支队长站定了脚轻轻地道：“是这里了。”他分开了芦苇，就发现了岸脚下一个桌面大的涵洞。将随带的手电筒向里照了一照，青苔长得很厚，并无手脚印子，显然是敌人不曾晓得。随着灯光，一只盘子大的乌龟慌乱着四处爬。支队长向洞外叫了一声跟我来，直背了肩

上的枪，两手落地，在洞里爬跪着向前。他的手电筒，开了电门子插在腰间皮带上，光射在涵洞底，反映着全洞有光，将后面十八个人，引着前进。这样爬了百十步，洞壁的小石块，变了大石块，这是寨子的墙脚下了。再进不远，便是洞口。他特别警戒着，息了腰带里的手电筒。黑魆魆地向前，已看到了一线混浊的光影。他心房和血管都在跳动，然而他的身体，却十分地镇静，从从容容向前爬。那光线越来越大，便发现了洞口。这洞口外正像洞那端一样，长了一丛根深很厚的芦苇，芦苇外是一口小塘。这队长由芦苇下伸出头向外看，月亮正好掩藏在一片薄云里，似乎她又有些耽心，先吓得躲起来了。夜光隐隐中，看到这源潭铺的房屋静静地藏在夜空里，暗暗地说了一声久违。这个念头未完，早听到拍拍机关枪响了。接着在那屋影外面，一片呼溜溜的警笛声。是了，第二分队，已进攻寨门，敌人向外开火了。支队长将电光对洞里照了两下，知会里面人出来。他首先爬出芦苇下，走上塘岸，站在一架瓜棚下。十八个人陆续出来了，看到面前是一片菜园，菜园前的屋子一排，那是寨子街后。有两幢屋子里，窗户向外放出灯光，只是晃动。机关枪将敌人惊醒，他们正忙乱地去守寨子前后两座门吧？这支队长作了个手势，大家俯伏在地下，向屋基下爬行。支队长是最前一个，手里提了步枪爬着，预备随时都举起来射击，然而没有一点拦阻，他们很从容地爬过了这片菜园。墙脚有十来棵葵花。他们由菜地沟里陆续爬起来，站在葵花底下。

十九个人静静地站着，连呼吸都要忍住了。支队长两手握了枪，四周打量了几分钟，除了那寨门口机关枪，一前一后，在互相呼应着射击而外，一切响动都没有。天上的片

月，已经斜过屋脊，所以人在墙阴下。水塘里的青蛙，有时噜咕两句，好像叫声前进！前进！于是他们顺了墙阴绕着人家走。这队里随在队长后的第一个战斗员，就是源潭镇街上的人，他知道哪一堵墙是哪一家的屋后身。他随走随比着手势，告诉队长向哪里走。于是他们由一扇歪倒的后门，走进一家人家里去。这屋矮小，又缺少窗户，里面漆黑，虽然门户洞开，里面却没有一个人，在星光下露出一方小天井，微光映着前面是个店堂，店门开了一小扇，可以看到店门外的街。支队长走到门边，由门缝里向外张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，大着胆子，伸头向外看了一下。糟了！这街上正有两个敌兵站在下手人家屋檐下，啾咕了闲话。不敢仔细看，立刻缩转身来。因将手牵着两个力大的队员到身边，轻轻地对耳朵里说了几声。说毕，支队长在前将店门轻轻地给他完全敞开，步枪已背在肩上，拔出背上皮鞘子里的大刀，侧着身子，折出了大门。那两个敌兵，还站在屋檐下闲话。他一个箭步，跳上前去，看得亲切，两手举起刀来，向背对这里的一个敌兵斜肩砍去。这个敌兵倒了，那个敌兵哟呵了一声，他举起枪来，横了枪把，便向队长砍着。但第二把大刀，一条白影，已由旁边砍到那敌兵手上，他歪了一歪身子。第三条刀影，已落在他肩上，他也倒了。很迅速地了结此事，没有什么大冲劲。由店里出来的十几名同志，各端了枪，正警戒着后路。窄窄的乡镇街道，看不到十几户人家。但觉前面是寨门，门边一个砖堆的机关枪掩护地，由寨墙脚下，拍拍拍继续响着枪。他们还是全力注意着寨外。这里相距那里，不到十丈。这脚步的响动，似乎已惊动了他们。有个人影，由地面站起来。这实在是不能再谨慎了，支队长将握在手上的

手溜弹，拔开塞子，便丢了过去。轰的一声，脚墙一丛烟火喷起。接着第二下响，那机关枪的声音就寂然了。队长引着十八名同志，奔上寨门口，正好几个拿步枪的敌人，由人家屋里涌上了大街。当面碰到，已无开枪的机会，彼此枪刀互扎一阵。游击队在绝对优势之下，不到五分钟，便将遭遇的敌兵，杀在乱刀之下。大家已是逼近寨门作战，立刻抢着开了寨门，由三个弟兄们跑出去，将门外铁丝网的门扯开了，一面将手电筒在稻田上打着暗号。那在前面小路上进攻寨门的第二分队便飞跑了前来。支队长带了一部分同志守着寨门，各伏在人家墙脚下或土柜台子下，只等敌人前来。第二分队拥进了寨门时，大家就越发胆子大了，顺了这条窄街向前冲。散在四周寨墙下布防的敌兵，虽听到两下手溜弹声，在十几分钟内，他们还没有得着游击队冲进寨子的消息。及至第二分队，由正面冲向前来，敌军侧面两个哨兵，在寨墙上才发现了铁丝网门已开，便连连鸣枪报警。因之游击队冲进街的一半，已与敌兵遭遇。但敌兵并没有露影子，只是刷刷刷，对面乱向这里放着枪。支队长见敌人用火线封锁了去路，料着他们胆怯，不敢冲向前来。但每隔五七里，便有敌一小队驻守。这里枪声响了许久，恐怕别处敌兵来救，这里是不可多耽搁的了，便回转头来，向紧紧跟随的同志们说了一声放火。弟兄们身上有带着酒瓶子装的煤油，将煤油洒在两店铺的门板上，擦了火柴点着，立刻就是好几个火头。风正向着敌人那面吹，火焰窜出街心，挡住了敌人的来路。支队长带了十名弟兄，在街两旁屋檐下，蛇伏着监视敌人，掩护了进寨的两队人退却。对敌尸身上的武装，连皮鞋也不给他留着，已全剥了下来。守寨门的那挺机关枪，早由三个弟兄拆卸了扛

在肩上，先抢出了寨门。支队长看到大部人脱险了，也就带了十名弟兄出门。那寨子里街上，敌人的步枪，还隔了火焰，不住放着。好像告诉人说，我们并没有追上来。

三十分钟后，他们已离开这稻田的平原爬上了一座小山岗。这山岗是丘陵地带边沿，茂茂密密的松树林子，直接大别山脚，白天敌人也不敢来，这半夜里简直是保险箱里了。支队长走到队伍前面，看看天上的月亮，变成了半个玉盘大，金黄的颜色，落在西边小山头上。源潭镇寨子里，三股火线，直冲天空。火焰里一阵光，放流星似的，有带了咱的火星四处射出，正是烧着敌人的军火了。那火光映着这边松树林子也是红的。支队长站定了脚，向平原上瞭望，笑道：“这纪念会办得不错。弟兄们把虏获的东西放在地上，排队点名。”同志们将虏来的东西，放在松树脚，大家在空疏的地面排了队。分队长喊着报名数，整整三十六位，一个不能短少。检点地面的虏获品，机关枪一挺，步枪七枝，手枪一枝，掷弹筒两个，日本旗一面，还有子弹军装等等。检点一次，大家是哄然一阵笑声。

队长又说：“月亮落山，天快亮了，我们快点回去。去年今夜，一场巷战，是一场激战。今年今夜，不过开开玩笑罢了。各位是安分的庄稼人，我是一个书生，一年或几个月的锻炼，我们把巷战也看得很平常，找着敌人打。假使我们有飞机大炮，老早我们把敌人打落海里去了。”那分队长道：“报告队长，”我们今夜这一仗，虽没有去年那一仗打得好，但是我们将来说给人听听，也是很风光的一件事呢。”队长哈哈一笑。这时，天慢慢变了灰色，残星零落散在天上，月亮已不见了。他掏出表来，将手电照着看时，快四点半了。想到去

—
—
年今夜此时，正夹了皮包，预备离开天津，而敌机已开始丢弹了。此身未死，留得今夜，又报了一回仇，明年今夜，也许回到了天津吧？他昂头四顾大别山巍峨的影子，已在北边天脚涌出，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，都向大别山潜伏着。自己的队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，此时看来，仿佛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。回看留给敌人的那焰火，还是在遥远的墙上，向上冒着成团的红烟，也像很高兴地恭祝他这个周年纪念。

读者要知道这个纪念的本事吗？下面就是：

二 车站上的人潮

强烈的电灯光圈，带着一分惨白的意味。在那光圈的上层，密线点的星斗，挤满了晴空。月台上的树，直挺挺地排班站着，没有一片树叶子在扇动。这些，都烘托着天气十分的热。大家都是这样说，这是二十年来，天津少有的苦热，预示着时局将有暴烈的变动。西车站的月台上，向来是没有什么旅客上下的，空荡荡的一片敞地。现在呢，行李堆得像山堆一般，除了让出几条路，便于人走之外，一切都被行李所占有。美丽的红皮箱，雪亮的钢牌子包了犄角。印花的被单，包着像大鼓一般的铺盖卷，尤其是难于胜任的网篮，将篮面的线网，撑起了高过提柄，里面的零碎物件，兀自要钻出网子来。不论这些东西当初是怎样宝贵，现在是一齐乱丢在地上。行人像决了堤的洪流，由任何一条行李巷子里奔出，一个跟着一个，向火车上跑去。面每一个火车门的所在，都有两三名警察监视着，口里高喊不要挤。那是枉然的事，后面的人只管涌了上前，前面的人实在站不住脚。在一群人当中，一个中年男子左手抱了个两岁的小孩，右手提着一只网篮，口里连连喊着跟我来。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少妇，两手抱了一只小提篮，箱子上还挂着一只小提篮。在这中年人所到之处，凭了他的力气，在人堆里可以有些闪动。在这闪动的当儿，他领着妇孺，抢上了二等车厢。钻到车厢子的时候，还有一半的位子空着。随便在一个位子上将小孩子和东

西放下了。再看时，座位全满了。就是自己所占有的椅子，也有几位旅客簇拥了过来，打算侵占。于是他连大带小立刻在这张椅子上坐下。全车厢里只见乱动的人和嘈杂的呼唤声，已经坐在这椅子上的人，反是心里慌乱着，彼此相望，无话可说。这男子在衣袋里摸出火柴与烟卷，慢慢地动作着，吸着烟，昂头喷出一口来，那少妇始终是向窗外看着天津的街市，好像有着很大的依恋。回过头来，向那男子道：“竞存，我现在很后悔，不该买车票上车了。”竞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她皱了眉道：“我真不忍心离开华北。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再说，把你留在这里，我很不放心。”竞存笑道：“你又把这说过上百遍的话，重新说起来了。你只管去，我一个人怎么也好办。万一情形严重起来，我可以避到英租界去。”她抓住了他的衣袖，摇撼着道：“何必到严重的时候你才走。你赶着把家里的东西搬到英租界去以后，你立刻就走。那些笨重的木器，就锁在空房子里吧。”竞存点点头道：“那也好。”她道：“不是那也好，你简直就要那样办。竞存，你不要让我耽心吧，你明天搬完东西，明天就住到英租界去。”竞存看到他的夫人，两道眉毛锁到了一处，只得答应着明天搬上租界去。“送客的下车，快要开车了。”月台上有人乱喊着。竞存站起来，向车子外面张望了一下，惊讶着道：“什么？就要开车？”一言未了，路警抢了进来道：“车于顶上都是人，不能停留了。送客的快下车。”竞存两手抱住孩子，在他额角上亲了一个吻，很亲爱地向他道：“同你妈妈到南京去见大伯伯，乖乖的，别淘气。”说着，向她握了一握手道：“再见。”她呆着两只眼珠，说不出话来。竞存就在一群纷乱的男女当中，拥挤着下了车，脚刚搭上月台，气笛声已经呜呜地响了起来，同

时，车厢下的车轮子也慢慢地碾动着。回头看时，她的夫人向车子外面苦笑着，点了头。虽然遥遥地看到她的嘴在张动着，然而西站人声嘈杂，像运河开了闸口似的，哪里还听到说些什么。火车上每一个窗户向前移展着，一刹那时间，彼此已离开视线。火车由一串，缩小至于一点，在轨道上终于不见了。烟筒吐出一条乌龙似的黑烟蜿蜒着逗留在电灯光里。竟存站在月台上，兀自呆呆地向南望着。心想自她走了，越走越是比较地更安全些。可是这样分手，今生今世，还有能见面的日子吗？前十分钟，有爱妾，有爱子，这一个家庭的小小组合，还保持着。只是这十五分的经过，一切消失了。新站日兵占了，不能上车。老站日兵又占了，不能上车。这西车站的交通，又能维持几日？至于天津全市的交通，又能维持几小时？这全不知道。天津的四边，不！连天空也在内，全有日本的武力包围着，天津市上的人，除了托庇租界的而外，全不知命在何时？在西站送走了妾儿，也许就是在棺材未钉盖时的一刹那。他想到这里，心里实在凄楚得了不得。手按着衣襟，觉到衣袋有点包鼓鼓的，摸出里面的东西来一看，正是同小儿子买的一个小橡皮人儿。临走他要带着，替他揣在衣袋里。儿子玩的东西在手上，儿子可走远了，手里捏住了这个小橡皮人，只是来回地玩弄着。“竟存发什么呆？我看你站在这里有三十分钟了。”他回头看时，同事的李子和站在身边。因苦笑着道：“送太太走了。”子和道：“我也是呀。今天再要不走……”说着，走近一步，低声道：“也许明天西站有问题。邪末，要到杨柳青去上车了。所以我不管太太同意不同意，今天强迫她走了。”竟存道：“假如没有这个孩子，我也不一定要她走，她帮着我当然可以做点事。”子和又握住他的手，周回

望了一望，便低声道：“怎么样？你找到什么秘密工作吗？”竞存点头道：“当然有此心，但四处碰壁。其实，就是今天和太太一块南下，也未必不可以。只是我有点书生之见，非到天津最后那一天，我不愿走。我要看一个究竟。你为什么不走？”子和道：“我怎样去呢？太太仅仅带走了一口箱子，和三个孩子。天津，我成立有十二年的家，我不忍就这样丢了。你夫妻二人的书籍也不少，你作何打算？”竞存道：“陆续存到租界上朋友家里去吧？但那也不能保险。”子和皱眉道：“除此无良策。”竞存正想回答什么，只见车站里未曾走尽的人，突然一阵纷乱，潮涌一般向车站外面跑了去。一转眼，子和已是不见。竞存镇定不住，也跟着出站了，马路上还零落地有人跑，但不十分紧张。有人叫道：“胡捣乱，跑什么？是胶皮车炸了车胎。”竞存心里就更感觉到天津空气的恶劣，匆匆地回家了。

三 散 后 之 家

送别的人，那凄凉的情绪，不发生在轮船码头和火车站，应当是在回家之后。屋子里外，什么情景，都是一样，就是差着共同相处的那个人。竞存对于这种情况，不能例外。他送别了他的夫人，回家之后，一进门看到凌乱的行李捆，塞满了东西的网篮，除下了字画的墙壁，更配上布着灰尘的桌椅，那一股不可言宣的酸楚意味，只管向心灵上袭击着。他毫无目的地，进了他的书房，这里一切未曾变动。他坐在写字椅上，抽起烟卷来。心里不知道想什么，也不明白要想什么，只管抽烟卷，抽完了一根，再接着抽一根。耳朵边突然发生有一种呼喝的声音：“号外，号外，中日双方议和的消息。”正想叫人买一份来看看呢，立刻听到大门响，是家里那位童工小马出去了，他大声叫着买号外。“张先生，好啦！议和啦！明天可以签字。”小马由外面一路嚷了进来。手上举着一张宽不盈尺的号外，送到桌上。竞存手上，夹着第四根抽完了半截的烟卷，指着小马笑道：“你对于时局，比我还要留心些。”小马两手搓着衣襟，瞪了两眼望着。竞存将号外先草草看了一遍，再又仔细看了一遍。手上那根烟卷快完了，扔了它，将放在桌上的一盒烟卷拿起来。但仿佛觉得抽多了，把烟盒放下。小马呆呆地站在书桌子角边，向他望着，问道：“张先生，你看天津有事吗？听说廊坊打起来了。”竞存将纸烟盒在桌上连连敲了几下。慢慢地道：“大

概今天晚上总没有事，明天早晨起来，帮着刘妈把东西收拾起来。要走，我自然带你们一块儿走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刘妈正在门外站着，不住地伸了头向里面张望。接嘴道：“怎么办？张先生，我想绕道回北平去。”竞存道：“胡说！你没听到北平四门都有日本兵堵着吗？你飞过去？”咚咚咚，一阵敲门声，很是紧急，刘妈小马全呆了，不敢作声，那门越敲得厉害。竞存走出来，用和软的声音问是谁。门外答道：“是我呀，我姓陈，张先生回来了。”竞存道：“小马去开门吧。是隔壁房东陈老先生，别大惊小怪。”小马去开门，陈老先生随着进来，人还在院子里站着，先就哈吧着噪音道：“张先生，外面消息怎么样？听说中国便衣队，今天晚上进攻海光寺。”随了这声音，一个老头子由灯光下伸进头来。他穿了一件湖白色的蓝纺绸短褂子，丛生着一颗毛刺刺的斑白头发，眼睛上虽架着一副宽边的圆眼镜，并遮架不了他那满脸的愁容，向着竞存一层层地堆起脸上的皱纹，向下垂了嘴唇角，苦笑着道：“我一点主意都没有，怎办？”竞存请他坐，他并不坐，两手举起了那张号外，就着电光，从头到尾，仔细地看，好像这张号外，有些价值千金。他两手向怀里抱掩着，扬了脸对着竞存问道：“张先生，你看这号外的消息，靠得住吗？”竞存看了他那副难堪的样子，不忍叫他十分失望，便笑道：“大概总有几分吧。若是靠不住，报馆里也不发号外。”陈老先生道：“今晚，日租界又演习巷战，别弄假成真才好。全说廊坊已经发生冲突了，这……”说着，用手摸头上毛刺刺的头发。竞存道：“陈先生，我倒要忠告你一句话，你家女孩子太太们太多，应当先有个打算才好。”陈老先生道：“谁说不是？可是我内人，她舍不得这个家，说情愿同这几所房子一块儿完。”竞存

道：“事情没有什么变动之时，谁不是抱了这样一种思想。等到事势危急，片刻都不能停留的时候，要想走，来不及了。”陈老先生说：“是的是的，我和他们商量去。”他不住地点着头，脚步随了那头点着的数次，匆匆地回家去了。竞存随着送他出门，走出了小胡同口，空荡荡的一条大马路，只有直立的电线杆上，由近及远，望着像一排巨星。灯光下照着的马路，没有一点生物的影子。很久，一辆拉着行李的人力车，有人步行跟着，悄悄地横过马路，穿入对过小胡同里去。在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块白光，反射到天空上，那是火车站。那里是日本兵已经占领过一个星期的所在，不听到往常的嘈杂声音，也不听到汽笛声，心里觉着冷静的空气里，含着种严肃的意味。天气又异常地烦燥，半空里繁密地列着星光，没有一丝风，这也让人感到是一种动荡前的片时沉寂。但这个片时的寂寞，究竟是延长了，整晚都没有什么动静。竞存在院子里乘了大半夜的凉，下半夜睡得很熟。咚咚的敲门声把他惊醒，天已大亮，是陈老先生的儿子陈先生随着小马进来了。竞存看到他脸上满带了惊慌的样子，上身汗衫外面披着一件灰布长衫，纽扣全没有扣，倒愣住了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大先生道：“不知道呀，我来问张先生借报看。”竞存不由笑起来，因道：“报那有这样早？”大先生道：“不算早了，满街人都在搬家。河北的人搬空了，全拥进了英租界、法租界。街上瞧瞧去。”他交代了这句话，竟自走了。刘妈送着洗脸水来，走出房门，却又回转来，问道：“张先生，咱们今天做饭吗？”竞存笑道：“别捣乱，何至于连饭都不做，打仗的军队，也带着锅灶走呢，你尽管照常作事。吃完了饭，我送东西到法租界去，趁着今天一天，把重要东西搬完。明天情形

和缓，再把木器搬走。不好的话，明天咱们就上南京。”刘妈脸上泛出了一层笑容，沉思了三五分钟，又皱了眉道：“听说小日本今天还要演习呢。要是他驾着铁甲车冲到河北来，咱们怎么办？”小马在院子里站着听话呢，鼻子一耸道：“哼，没那么容易，咱们的保安队，全都预备好了，来了就揍他。”竞存道：“快把书架上的书给我收起来吧，废话什么？”小马道：“张先生，回头送东西到租界上去，我也跟着去吧。”刘妈道：“这小子就是那么一张嘴，你这就想躲到租界上去，不回来了。你也得有那造化。”竞存又忍不住大笑。出去看了一眼，果然，今天情形不同了，左右隔壁人家，老早地人声杂嘈起来。向门外张望，有两处人家，门口停着大车，纷纷地向车上堆东西，又有人喊着：“怎样今天的报，还没有送来，到大街上去买一份来瞧瞧吧。”竞存忍耐不住，也莫名其妙地走到门外来站着，邻居进出，老远地看见，老是皱眉问上一句话：

“你打算怎样？”竞存也是照例地回答：“看看情形再说吧。”这样在门口站了两小时，也没去收拾东西，也没有到胡同口去做什么，直待送报的把报送来了，这颗海阔天空的心，才有了归宿。